心跳亂了，家還在

幼稚園大班那年，我開始學游泳。那時的我，可能天生就不怕水，甚至對水有著一種近乎癡迷的熱愛。從大班一路游到小學四年級，泳池裡的藍、水流的阻力、劃水的節奏，都是生活中的全部，我多麼羨慕別人上場比賽時的神采飛揚，於是我每次上課都非常認真，終於讓教練答應，讓我可以去比人生第一場游泳比賽了。

比賽前夕，我常常會在半夜裡醒來，看著放在床頭櫃上的泳帽與泳鏡。那頂泳帽彷彿是一張通往榮耀的入場券，承載著我所有的驕傲與夢想。我反覆告訴自己，我一定要奪得那第一名的獎牌。然而，命運卻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。比賽前一個禮拜，我確診了新冠肺炎。一開始以為只是普通感冒，休息幾天就會好，但我卻開始出現心律不整的情形。

第一次發作時，我正在補習班寫作業。那種不舒服完全不同於普通的疲憊，心臟毫無預兆地狂亂跳動，像是一匹脫韁的野馬。那短短的時間裡，世界彷彿被按下了靜音鍵，接著整個人虛脫無力，癱軟得動彈不得。媽媽接到電話，急急忙忙趕來，開車載我直奔急診室。

自此之後，我的人生被迫按下了暫停鍵。只要一運動，那種心跳狂飆、快要窒息的感覺就會降臨。我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在水中暢游，只能孤零零地站在泳池邊。從即將站上第一場比賽的雲端，瞬間跌入只能袖手旁觀的谷底，那種失落感，像是一道無法跨越的深淵。

最初去的那家醫院，無法做任何麻醉舒眠，醫生認為若要動手術，只能採取麻醉。我當時年紀還小，其實聽不太懂，只記得媽媽臉上的神情非常焦急，認為年幼的我無法承受無麻醉的恐懼，於是毅然決然地決定轉院，將我帶到了臺大兒童醫院。

在臺大兒童醫院，我們並沒有立刻進行手術。醫生們建議先保守的治療，這一觀察，就是漫長的兩年。從一開始的半年回診一次，到後來病情頻繁，縮短為三個月內回診兩次，醫生終於在審慎評估後，拍板決定進行心導管電氣燒灼手術。手術當天，進了手術室，冰冷的燈光讓人發慌。護理師溫柔地幫我戴上面罩，輕聲說：「深呼吸。」我好像只過了一秒鐘就墜入黑暗之中，連心裡的害怕都來不及說出……

麻醉退去、清醒過來的那一刻，我發現自己的雙腿沉重無力，甚至連站都站不穩。驚恐地往下一看，身體下方竟然

被套了一截透明的塑膠管。那一刻，羞恥與恐懼排山倒海而來，我腦海中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：我是不是壞掉了？這才從護理人員口中得知，那是導尿管，是為了防止我在麻醉未醒時不自主排尿。終於到了可以洗澡的那一天，導尿管早已拔除，但我的肌肉依舊無力。爸爸走進浴室，一言不發地扶著我。我的腿抬不起來，他便彎下腰，用溫熱的水一遍一遍沖洗我瘦弱的身軀，沒有嫌棄，沒有嘆氣，只有小心翼翼的呵護。這段最狼狽的日子，都是他們細心陪伴在我身邊。

現在的我，經過泳池時，那股熟悉的氯水味依然會勾起我想跳進水裡的渴望。我也曾問過無數次：為什麼是我？但當我回首這段日子，才終於明白—就算那段時間心跳亂了步伐，充滿了恐懼，但只要有爸媽堅定地守候，家，就永遠都在。